



新進作家集・第六集

初秋

關永吉著

2)
85764
77341.2

新進作家集·第六集

初 秋

關 永 吉

新民印書館發行

刷印日十二月四年三十三國民華中

版出日五十二月四年三十三國民華中

(1—5000)

發行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新民印書館

印刷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新民印書館

發行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祝惺元

著者

關永吉

新進作家集
第六集

初秋

有著作權

定價七圓

序

我正在寫着長篇小說，題爲「青春」的三部曲之一的「白河」的時候，故事裡的女主角却突然站起來，這時候她應該坐在戲台右角的沙發上，表演一節類似愛情的動作，因爲她不接我的腳本作戲，使我很着急，我小聲的問道：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不演了，」她很氣憤的喊着，而且轉身就向下場門走來，「我整天在幹這樣的事，真是沒有意思，這有意思嗎……」她隨手就摘下那串化粧貴婦人戴上的珠子項圈。

「這有意思！有意思……」我惶恐的陪着笑臉，並且想找出一個使她接着演下去的理由。我追着她走到後台，簡直不知道那些觀眾在怎樣的驚訝和批評呢，這傢伙，我想，這一回我可是遇上特別的節目了。

「有什麼意思，瞎扯，……所有的也不過是浪費和無聊，……這都不是人們所需要的，人們所需要的，是……見鬼去罷！」

我的女主角一點也不管我的狼狽和急燥，她穿上大衣，又回醫院當她的助產士去了，而且又念「我們在天上之父」的祈禱文去了。

這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坐在北京城某荒蕪的園子的木頭房子裡，從前這是個養花的屋子。秋天的夜寂寥而寒冷，從窗子望出去，什麼也看不見，連野鴨子都沒有聲音，我便打開了箱子，把「白河」的原稿先丟在一邊，擲出幾年來在生活的餘暇，偶而塗抹而且存留下的一點東西，我重新看了一遍，我問我自己：「永吉，你在作了一些什麼呢？」

我自然很惱喪我沒有能夠作出可以使自己滿意的成績來，人們不需要這個，在這個大時代，我所能夠交付出來的我的一切，實在太少而且太粗劣了。我只是個農民，如果種南瓜或者小麥的時候，我相信我不弱於每一個佃戶，可是幹這個我很低能，我自己知道。

然而也留下了這麼一點痕跡，一點很淺薄而且醜陋的痕跡，無論如何，隨它去罷，好在又沒有想得諾貝爾獎金。不過如果有人寫經濟史的時候，會在這書裡找點材料也未可知，比如說王老帥掏四分錢就讓老二家的買好幾塊豆腐，以及大五福的行市才不過二十幾塊錢之類，這都是在我的生活裡見到的賬目，對於這個，我個人是很喜歡的。

關 永 吉 一九四三年秋天

目次

序

一日

一

秋初

四三

夜風

九三

混人

一〇四

找事

一二六

生死

一四六

羊家

一六六

後記

裝幀 郭柏川

一日

天剛剛一發亮，王老師就醒了，他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，天只要一亮，就是想再睡也睡不下去，肚子裏有些空虛虛，兩臂和手足都有點發麻。要是在家鄉，這時候一定又是一群麻雀子在他窗前打架，嘰嘰喳喳，嘰嘰喳喳……。大松樹上烏鴉也要叫喚了。那一棵樹上留下米的大白菓松，就是現在想起來，王老師也還是有些惋惜的。在這裏呢，一會兒那一群小鬼就要來了，只有天知道爲什麼他們會來得那麼早。王老師趕緊爬起來，開開板門，排好那些粗木條案，這些兩用的條案，夜裏當作牀鋪，白天就變成學生們的書桌。他大聲的咳嗽着，一口口的卡出黏痰，好似向「裏間」的兒媳和他的女人示威一樣，那意思是說，是時候了，該起了。

外邊有點涼，一陣冷風使他打了一個寒噤。眼看穿線嚙嚙的小夾襖也有些不行了，他摸着這已經穿了八年的衣裳，還像有點什麼自信，把爐子搬在胡同裏，預備着生火。

女人是被他嘮叨了半輩子的，一下轎就嫌不好看，沒有「秀氣」，小家子長大的，什麼排場也不懂。偏偏又多病，不是四肢疼痛，就是頭腦昏眩；這幾年總算是生了大兒大女，雖然娘家沒有帶什麼來，可也怨不得，婚姻事，天定的；而且平日也沒有享受着什麼，吃不是吃，穿不是穿；彼此年紀也都大了，就慢慢的有了相當程度的諒解。自從娶進老二家的來，夫妻倆雖是仍然不斷有點小彆扭，可總不好意思再像從前似的打罵。「我這半輩子，總算熬出來了；」女人有時這麼一想，便像在毒日頭底下工作了半日，回到樹蔭裡休息的一樣，全身感到一種夢樣的舒適。「只要再有個孫子，」她這麼想着，真是日月如梭催人老呀！還當姑娘的時候，抱着自己的弟弟；結了婚，抱着自己的孩子；現在又要抱孫了。……她的心靈上好像很滿足，如果沒有更大的企望，這樣平靜的活下去，不就非常幸福安樂了麼！可是這一回大變動，咳！……搬到這樣一個尷尬的地方來，又看着幾年沒有看到的男子的苦臉，真不知自己如何是好了。不知道這是那一世作的孽！她從夢裏醒來下身又有些酸痛，由於潮濕和沒有什麼鋪頭睡着這樣硬棒棒的書案子的結果，腰眼也有些麻幾幾的。小窗戶發着魚白色，又聽見男人在那裏咳嗽了，就不敢怠慢，連忙爬起來叫老二家的。

女人對老二家的好像有什麼短處，連王老師也是知此。本來媳婦歲數又小，又雅緻，說

話作事，可人的心，還是十七歲的孩子，就處處知道「日子過活」了，王老師家裏人口又單，悶慣了的，添上這麼一口人，熱熱鬧鬧，就像自己個親女兒一樣。遇着這麼個懂事的好媳婦，男人又歡喜，婆婆又高興，打上打下，裏裏外外，那一個見了不說老二有福氣，王師母老命好。可是自從經人證實了老二死在九里堡，屍首埋在亂葬崗子裏，連個骨殖也拾不回來的時候，大家要死要活，好容易年老的老勸住了年輕的，這顆青年的心就像被什麼魔障給換了個樣兒，終日失魂落魄，無精打彩的，連一點活氣都沒有了。公婆不願意再引起媳婦的傷心，處處說話加小心，也免了那些家庭的老規矩，可是媳婦却終日哭喪着臉，不說話像丟了魂一樣，有時烙着餅也會發起呆來，直直的瞪着眼睛，直到麵餅燒焦，發出一陣「胡暴」味，她這才從幻想裏醒覺過來。

一想到這裡，王老師就偷偷的嘆一口氣，對於自己的命運，連咒咀的勇氣都沒有了。

老二從一下娘胎就不是個平常的孩子，他那小骨頭小肉都鬥着讓人愛，那兩棵有神的眼睛，就像是已經懂了不少事情似的。夫婦倆暗地裏也有個小玩笑：「你看這點秀氣，到底是喝墨水人家的孩子！」王老師對於女人這種阿諛的討好也覺得高興，便不言不語的吻吻那個小胖子。孩子像魔鬼一樣，一天一天的大起來，壯起來，吃的也多起來。王老師拍拍那

個長着像黑漆似的小腦袋：「小子！你吃罷！只要爸爸的日子好起來，……」，甚至這時連老大和丫頭——王帥母第一次貢獻給她丈夫的成績——也叨光得到幾句好言語。這個小魔王囑氣也和別人不同，在哥哥和姐姐身上，是沒有受過委屈的。就是跟爸爸念書，也沒有等到過用板子吓唬。「老二這孩子倒是有點小聰明……」王老師往往這樣自己得意的刀算着。「……娶了媳婦，總算成家立業了，老大不是還沒有人肯許給姑娘嗎！」雖然一陣陣也往往爲他那倔強的皮氣煩惱，然而孩子總是孩子，王老師對於這一點，是很能自己體貼自己的。

把「丫頭」打發出去，他就鬆了一口大氣，這一生的大事總算辦完一半了。像旅行走到中途，可以停下來憩憩腳的一樣，在片刻的清靜中得到一種無名的樂趣。他看着窗前那棵大白桑松，很有點悠閑的意思：「抱了孫子就把鬍子留起來，一他摸着刺硬的下巴，有一叢鬍子已經長得很長了。——這思想一直到老二胳膊纏了白臂箍，大手大腳的跑來取東西的時候，他才覺得有些着急。」

「你也去跟他們鬼混！……鬧他們的，沒有我們的事呀！」

「我們也不是誰們！他們也不是誰們！」

「我們的日子用不着，好生過，夠你吃喝的！……胡老五狗雜種，昨天才綁了七先生的

票，你混一混一身泥，跳在黃河洗不清……」

那個連反駁的話也不說，把風門子用力一帶，「砰」的出去了：

「反正有明白的日子，這時候不懂……」

王老師的臉氣成薑黃色，（也許倒不如說是急成了薑黃色）；看着那個在收拾蕪筐的老大，他正在冒着汗，把鉛絲織補上去，然而爲這父子的爭執擾亂了，怎樣穿挿也用不上力。

「別弄那些破東西了，去把他找回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。

「……抓回來！……丟我的醜……簡直是不讓我作人了呀！我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是不是！……和土匪交往在一塊，一個個什麼好東西，狼心狗肺的！……什麼年頭，連『小白鞋』都成了隊長太太。……你也是個隊長，我也是個隊長，鬼子王八賊都當了隊長……造反的年頭囉！……倒了還是老大讓人放心，別看傻裏嚇嚇的，用不着人擔心操業……」。

王師母一到這種場合就沒有了主意，看着老大嘟囔着走出去，對自己丈夫的光火連動也不敢去勸勸，只是悄悄溜到鍋台邊，拉着哭腫了眼胞子在那裏燒火的老二家問道：

「你一點賭信也不知道麼！」

其實小倆口已經幾咕了一夜。老二家的埋在他丈夫懷裏毫無理由的哭着；她並不是因爲傷心才如此，這是一種無法描述，發於內心的綜合的情感。一種半意識的，詩的，純真之昇華的情感。就像她第一夜把寶貴的處女之童貞交給她的男人，在異性之獸性的掙扎裏清醒之後，而感到一種無目的，無意識的，類似哀求的啼泣一樣。她聽她丈夫給她的解釋和保證，以及一切充滿着血淚和熱力的話語，就由警告和反抗的亢奮中安靜下來，終於像一個胆小野兔似的埋在那粗野男人的懷裏，任聽丈夫的擺佈了。當她想不出一個更好的主意以說服別人時，便柔順的聽從了男人的動心的話。她以愛撫鼓勵了那個青年，賸餘在心裏的淡漠的憂怨，化爲萬滴淚水，滴洗在那強壯的男人的胸膛上，浸成一片水濕……。

這時心裏正在爲着種種無稽的思緒所煩亂着的老二家的，對於婆婆的那種毫無意義的問話，一點也聽不進耳朵，只漫不經心的答應着：

「唔唔……」。

「他什麼也沒有跟你說過嗎？」

「他說不要緊，又不是上前敵打仗，……」

「簡直是找死呀！又不干你的什麼事，要是有個好好歹歹，我就是這麼個心疼的兒子呀……」！

王師母悲悲切切的要哭出來了，她又不敢作聲，依在鍋台上拉着藍布褂子擦眼；老二家的眼淚滴在柴草上，她不顧死活的一把一把填進灶裏去。

這時候老大從司令部裏回來，見着還在發火，來回在屋子裏躡着的爸爸，慢慢賴賴的說道：

「他不回來，忙東忙西，百勸也不聽，……胡隊長說既入了伍就不能隨便退出來，……回去告訴你爸爸，這是好事，我保險……。」

王老師氣急了：「什麼胡隊長！狗入的……，家門不幸……唉唉……一點事你也辦不了。」

老大不敢作聲，又躲到他的角落裏去了，王老師沒有了發作的對象，也慢慢的消了氣，他嘆息着：

「只是怕你受了苦的，可憐的孩子……」。

這時他突然看見那都在流淚的女人和媳婦，不由得從心裏打一個寒慄，他奇怪他這突然

襲上心頭的不吉利的念頭來的古怪。

「……我這作爸爸的，你可不要怨我……」。

到如今是什麼也不能說起了，一切都晚了，只盼那死人的靈魂平安……，只盼老二家的想開點……。

這許多學生像一群小豬，整整裝滿了王老師的兩間屋子，世界上所有的騷亂，喧嘩，擾攘，這一切字眼，都在這裡得到証例，他們把他們頑皮的天才，表現在臉上，手上，桌椅，牆壁，衣服，一直到他們的書上，你不用想有一時的安靜。

——嗡嗡嗡嗡……嗡嗡嗡嗡……

一個學生拉長聲念着「人窮志短，馬瘦毛長……人心似鐵，官法如爐……」，突的戛然而止，和旁邊的孩子扮了個鬼臉。那一個也不是好欺的，回手一掌打在他臉上。這一個馬上就哭了起來，臉上原有的黑墨圖案變成片片的模糊的雲彩，發着咬舌的聲音叫道：

「老稀！他打我！」

「老師，老師！我沒有打他！」

王老師正在想自己的心思，沒有工夫管這些零碎事，他大聲喝道：

「念書——！」

孩子們的書聲又大起來了，嗡嗡嗡嗡，像秋天高粱地裏的蚊吼。

老二家的來要錢買豆腐，穿着條老紫色花織工泥夾褲，一搖一擺的在孩子堆裡擠過來。王老師一掏口袋，只贖着四分錢，又生氣又有些害羞的交給媳婦，「只買這些罷，要是五分錢就可以買六塊……」；其實從昨天晚上他就已經查過了口袋，是只贖了四分錢的。連給老二家買塊素布換換褲子的錢都沒有，讓孩子委曲的穿着還是逃難帶出來的夾褲，真有點心裡過不去。他這麼想着，心裏就更煩亂起來。

一下子看見那個用黑泥塑成似的孩子又在角落裏打瞌睡，便站在他跟前叫道：

「還沒有睡醒麼！唯唯——唯！」

那孩子一下子驚醒來，眼睛通紅，像又喝多了的醉漢。

「這個月的學費拿來了麼？」

「我媽媽說，請老師再等兩天，家裏沒有錢！」

「沒有錢……沒有錢，……誰也沒有錢……」——王老師叨念着坐回去了。

——只要這一次趙五爺給薦的家館辦成，日子就可以稍爲鬆寬點了；……管饌宿，每月如果再能拿到六十元的束修呢，那時候這個私館就停辦，把房子一退，隨便在什麼偏僻的角落裏找一間小房子，女人和媳婦就可以有地方安頓了。……等到日子一過，太平下來，也許說不定手裏還可以積存下幾個，……亂世之年，不都是在這裏避難麼！連早逃出來的七先生近來都不很得意……嗷嗷……——他把腰板挺直了一點，——日子總不會這麼下去的，等到年頭一好，那時候麼……

他甚至幻想到幾年以後的將來，他又在那棵祖上留下來的大白菓松底下安閒的散步，大白鴨子一點不怕他，來回在他的腿間磨闖；而他算計着如果現在硯好松花，等到過年的時候，就已經變得可以下酒了。

一種奇怪的思想浮現在他的腦海裏，他竟想起在家鄉，紳士們家裏辦白事，請他去當「相爺」，吃完八乾八鮮十三碗的官席，還由孝子跪着送孝布送手巾。這種回憶之泛起的無稽，連他自己也覺得好笑，他望着門口爐子上坐着的黑鐵水爐，那上面冒着熱氣，要沸了。

他不覺暗暗得意起來：

「天無絕人之路，要不是趙五爺給想辦法，明天就真要餓肚子，可是今天從朱經理那裏回來，那時候……」。

「文憑是不是要交上去呢？」他自己跟自己搗鬼。翻弄着那張已經折皺了的直隸省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，對像片起了感慨。「這個白白的小胖子那裏是我呢，」連三年以前的王老師也不像現在似的老氣，「可是這二年，簡直是二十年哪！……真活似半輩子！」他無意中摸了摸自己額上的綳紋，「才四十幾歲就這麼老了，唉！」——文憑自然不如個「功名」顯得大方，近來上學的也太多，一個師範學校畢業的資格也算不了什麼了；然而要在前清就是個舉人，可以活動候補知縣……然而老資格也終久是老資格，舊日的同學到現在作廳長的不是都有了麼！想到這裏王老師在欣慰中又感到一種命運的嘲諷，他毒意的微笑著，看着那張寫得工整的履歷片：直隸省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第二班畢業；文安縣第五區區公所辦事員；文安縣第五區商會書記；文安縣縣立高級小學校教員；……王老師是個中老手，小字寫得又圓熟，又利落，連用墨都費了心思，墨色發着亮光。

「只要有人情，」他安慰他自己，「趙五爺的面子，……一個家館也用不着什麼履歷，又不是衙門，要出身……」。